郭沫若的悲苦

魯先聖

人與事

郭沫若可以說是中國「文革」中僅存的文化大家，其他同時代的文化人幾乎都去了牛棚或者蹲了監獄，或者命歸黃泉，唯有他似乎依然風光無限地做着中國文化界的領袖和旗幟。

從一般意義上說，深得當時領袖賞識和信任的郭沫若，在那個狂熱的時代裡，可以說是意氣風發、春風得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卻從反面向人們昭示，郭沫若內心深處，卻承受着常人難以想像的悲苦。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于立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也是他六個兒子中最有才華的孩子。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學校組織了X詩社。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被非法綁架關押迫害致死，當時年僅二十六歲。

如所共知，郭沫若一輩子充當歌德派，因而享盡榮華富貴，但是他卻有兩個兒子因不滿現實而屈死。郭沫若的歌功頌德態度雖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卻沒有保全家人的性命。

郭世英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大就讀未滿一年，就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起是「X詩社」。一九六二年歲末，郭世英與中學同學張鶴慈等人結成詩社。張鶴慈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郭世英曾說：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爲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麼？他對母親訴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爲什麼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後來，詩社被定性爲反動組織。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把他們稱之爲「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有關方面懾於郭沫若的地位，對他兒子從輕發落。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對於原先鍾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一九六五年秋，經不住雙親的勸說，他終於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讀書。他期待經過深造，重返農場。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開場。郭沫若後來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說：「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來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夥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這夥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舊案——X詩社事件。他們是想揪背後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們的非人折磨，從關押他的三樓房間裡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這次打擊，較之年前的兒子郭民英之殤，對郭沫若來說更爲深巨。郭民英的自戕從外表看畢竟還不是外力的直接打擊所致，郭世英之死則是對連續數日的刑訊逼供的抗爭。因爲有着「前科」，還要被扣上「畏罪自殺」的惡名。悲憤難忍的于立群當即病倒。她責備郭沫若何以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這位與周恩來有着幾十年戰友情誼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爲了中國好啊。

儘管，直到今天，人們依然不能理解作爲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爲和人生態度。尤其當他臨死的時候，竟然遺囑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頭山上！但是，毫無疑問，郭沫若從自己兒子的死亡當中得到頓悟和突然清醒。從兒子死後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閉門不出，默默地伏在碩大的辦公桌前，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託自己的哀思，宣泄自己內心的苦痛。我們從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書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書法筆跡剛勁，一絲不苟，其內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

說「題句」

馬其鈍

文史叢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今晚報》有姜德明《詩人的題句》文，讀之，方知是該文作者存有幾本臧克家詩集，拿去請詩人簽名。臧克家爲其簽名並寫了「幾句話」，分別爲「憤怒造成詩人，至理名言」、「今天，應該唱新的泥土的歌」等。

姜德明題目中的「題句」，使用欠當。

「題句」之「句」，不是現今所云寫文章或說話的「語句」之「句」，不是語文課的「造句」之「句」，而是指詩（並且一般是指舊體詩詞）。如五代韋莊《和鄭拾遺秋日感事一百韻》：「訪僧紅葉寺，題句白雲房。」宋代陸游《有自蜀來者因感舊遊作短歌》：「不成題句寫幽情，一幅蛟綃空寄淚。」韓淲《水調歌頭》詞：「人間題句，贏得浮瀲酒盈杯。」清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徐某尚記得王氏早年之作，並且有詩云：「讀君題句成先讖，天遣才人過錦城。」今人錢鍾書有《叔子寄示讀近人集題句媵以長書蓋各異同奉酬十絕》。所云「題句」，皆指題詩。古來又多有「得句」，即謂有了或作得詩，如陸游《城南尋梅得句四首》，唐人更有「得句勝於得好官」的著名詩句。聯與詩詞同類，所以「題句」也可指楹聯。梁章鉅《楹聯續話》即云：「余題句云：『紅橋映海三更月，石壩通江兩度潮。』」

最昂貴的「午餐」

張傳熙

縮紛華夏

最昂貴的午餐，非巴菲特的午餐莫屬了。

這幾年，股神巴菲特的午餐拍價就像牛市的一條曲線，雖有回調，但總體上是一路飆升的。查閱資料可知，二〇〇一年是十八萬美元，到二〇〇七年已升至六十五萬。二〇〇八年似乎是巴菲特午餐價巨變的一個年份，這一年，有一個中國人改變了巴菲特徐徐爬升的午餐價曲線，讓其出現了飆升之勢，價格一下升至二百一十萬元。創此紀錄的是來自內地股票市場的投資管理人趙丹陽。查閱過去十年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的名單，除了匿名不可知的幾位，趙是已知的公開名字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士。可以說，中國人已經登臨世界最華麗的「午餐」盛宴了。

中國人的出手，往往有出人意表的地方，將巴菲特午餐價牽拉上二百萬一線就是一例。二〇〇九年巴菲特的午餐價雖然有所回調，降至一百六十八萬，但今年六月，巴菲特的午餐價又重回了二百萬之上，並創下了新高，達到二百六十二萬。照此勢頭發展，相信三百萬指日可待了。

付出昂貴代價與巴菲特吃飯，據分析，動機無論怎麼樣，都超不出兩條：一是期望在午餐上，得到巴菲特的獨家指點，獲得資本市場新的敲門磚。這一點似乎大有其人，從過去十年中有四位沒有公開姓名的紀錄中可以看出這一點。二是，藉此抬高身價，利用媒體的渲染，做一次震動世界的廣告。有沒有人意在後者，現時要定論還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但這並不能排除在外。因爲名利雙收，究實是人性的一個本來。

內地日新月異，很多昔日感到新鮮，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東西，越來越多地出現了，甚至有些想所未敢想的，也實實在在走到了眼前。內地人不僅吃上了天底下最貴的午餐，甚至自己也開始賣出國產最貴的「午餐」來。今年六月，應該就是一個新的起點。

六月中，也就是巴菲特午餐價競價出來之後的幾天，掛網拍賣三個月的「史玉柱三小時」，終於有了終極競價，爲二百萬元人民幣，競價奪得的是內地一名蘇姓生意人。他將付出二百萬元，同史玉柱聊天三小時。中標者感覺「簡直就是超值」。

史玉柱是很成功的內地生意人。敢於開壇「賣時間」相信自有其道理。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道理不言而喻。無論是巴菲特的天價午餐抑或是史玉柱的賣時間的開始，人們可以從這條名言中找到厚重的註腳。內地是一個善於趕潮的社會，相信各類買賣時間的現象還會出現，甚至推陳出新，目不暇接，風潮行將蔓延。

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爲這股風提供合理註腳的同時，也警示着買賣昂貴午餐的人們，極盡華麗地吹起的泡沫，遲早有破滅的時候。

四遷記

馮 進

父母婚後最早住在一棟二層小洋樓裡。當然，他們只是租用二樓的一個房間，沒有自用的廁所或浴室，廚房也公用。沒有自來水，每天飲用的水都要從一樓的水井裡提上來。這座三進兩層的花園洋房曾是某民族資本家的私家宅第，位於小巷深處，鬧中取靜。小樓前有穿堂、門廳，後有天井、花園。門面雖只兩開，但佔地不小，花園更有高牆圍繞，當年一定是低調奢華的「樣板房」。不過，我出生的時候，小洋樓已經收歸國有，被分割成許多套房間出租給平民。住戶也三教九流，很有「七十二家房客」的風味。

一樓靠近大門口、過去門房住的小房間裡住着個撿破爛的蘇北老太太，略大的一間則住了五六口人的教師一家。圍繞後天井的幾家住戶背景也各不相同，有護士、會計、工人、司機等，原業主的弟弟一家則住在後花園裡。我們二樓也住了三家。老房子都是地板鋪地，踏上去咚咚作響。小時候我也喜歡趁大人不注意的時候，從樓梯的木欄扶手上呼嘯一聲，滑下樓去。又記得每到夏夜，各家搬出板櫈、藤椅，在門外納涼的，吃晚飯的，大講山海經的，甚至「席捲天下」睡在露天的，比比皆是。鄰居有一女，高挑苗條而頗矜持，我們乘涼時常見她腳踩高跟鞋，嘀嘀篤篤地從跟前走過，不言亦不笑。大人們都笑稱「金鳳凰來了」——這不見得是讚美，因爲鄙鄉俗語有云：「雞窩裡飛出個金鳳凰」，他們是在暗諷美女的家世差勁呢。

後來，父母告訴我，當時如果有床單、被褥之類的大件，在水井邊洗滌時騰挪不開的，他們就要步行十五分鐘去大運河邊。除了用木棒槌在石階上用力捶擊，還要赤腳踏洗，然後再揹着洗淨的衣物走路回家。那時外婆住得離我家不遠，母親每日上班前的一項工作就是提着兩家的馬桶，從巷尾走到巷頭，穿過一條小街去公共廁所清洗。

我上小學的時候，國家「落實政策」，原業主要收回小樓。父母的單位分配了新公房，我們第一次搬家。新家離學校遠了，每日上學要走二十分鐘。房子比過去大些，有了一南一北、一大一小兩間臥室，外帶一個陽台。廚房雖小，也算獨立使用，並且有了自來水。只是還是沒有獨立的衛浴設備，母親每天要去半樓梯的公共廁所倒馬桶，我們洗澡也得另想別法。在這個「七九式豎套」住了不到一年，我們又搬了。這次是「八〇式豎套」，還是一南一北兩間臥室，可是房子面積更大，終於有了自家獨立的衛生間，不過洗澡依舊得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我們那時都很滿足，覺得這個居民新村綠化好，環境乾淨，即使上班上學更遠，和過去相比也是鳥槍換炮了。父親常帶着我去附近農田環繞的地方散步。農曆新年的時候，母親在家烹製紅米醬鴨，那香味，我們沒到家就遠遠聞見了。

在第三套房住了十幾年，直到我留美以後，父母才再次搬家。待到我第一次回家探親，他們已經搬到一個「小區」的「兩室一廳公寓」了。這是第三次搬家，我家擁有的第四套房子第一次有了像樣的客廳、像樣的裝潢，還裝了熱水器，終於可以在家洗澡。

又十年，父母已經年過花甲，今年春節前再次搬家，入住「三室一廳」的所謂「花園洋房」：這是開發商的廣告語，只爲新公寓在五層的小樓內，一樓有較大的花園，四五樓是「躍層式」的大戶型，我們在三樓，也有不少寬大的轉角窗戶，光線、視野都不錯。

《詩經・小雅・伐木》上說「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所以喬遷一詞又包涵着人往高處走、越來越興旺的美好祝願。不過對我來說，搬家總讓人悲喜莫名。三十年來，我家越搬越遠，越住越大。中國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加，住房條件的改善，都在我們的數次搬遷中可見端倪。然而告別舊居總意味着告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又因爲三十年來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幾次搬遷也見證了鄰里相處方式乃至人與人之間交往模式的徹底顛覆。當年沒有現代家居必備的水電衛浴的生活，現在想來有些不可思議，只是恐怕如今中國還有人在過比我們當年更艱苦的生活呢。

「美國有什麼好？」

「你們美國有什麼好的?!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那麼幾個大城市在那兒撐着麼？」

「美國眞不怎麼樣！吃，吃的不行！玩，玩不出花樣!」

「你們美國和中國比差遠了，連個像樣的高樓都沒幾幢。」

「美國人根本沒文化，根本沒有業餘生活。你們這沒有洗腳的，沒有按摩的，連個卡拉OK都沒有！這是什麼鬼地方啊?!」

這是最近在網上見到的一個帖子，發言者高中畢業後在國內沒考上大學，故而父母安排去美國上暑期語言學校，希望她日後能在美國留學。這種言論雖然顯示出發言人本身的年齡、教育水平和閱歷的局限，卻也很能反映初到美國的多數中國人的普遍觀感。比方說，國內某知名高校的校長帶隊來我校訪問時，見到美國小鎮上晚上九點以後家家閉戶、毫無「夜生活」可言的情狀，不由驚詫莫名地發問：「你們晚上都做什麼？」

那麼，美國生活眞有什麼好？只能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在國內風光無限、生活精彩跌宕的可能會覺得此地枯燥乏味，了無生趣。嫌棄國內浮躁喧囂或者立志在美國白手起家的，可能會覺得這裡是世外桃源，生活平實又充滿機遇。曾有一文談到當今海外華人，特別是大陸人的最終歸屬問題。據作者的說法，現在海歸回大陸創業的不在少數，但爲了子女的教育或投資移民國外的也方興未艾。作者的結論是：「拜物教徒」（注重物質者）應該留在中國，「清教徒」不妨長期駐美；留在國內多了「人氣」，留在美國可以享受新鮮的「空氣」；留在國內擁有堅實的大地，留在美國則擁有廣闊的天空。

文中說的幾種情況，我也曾耳聞目睹。比方說，我的一位中學同學，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又在花旗銀行工作幾年，最後還是決定回國，現在已是一家跨國風險投資諮詢公司在中國的副總裁（總裁當然是外國人），每天忙忙碌碌而意氣風發。問他爲什麼選擇歸國，他答曰：「我要翻身做主人」。確實，做他那種行業，要與客戶打交道，華人難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因爲主流社會也難免排斥異己。但不成功的例子也有。也是我的中學同學，女性，留美之後回國工作，不適應國內職場女性的待遇，終於還是再赴北美。聽說前兩個月業已結婚生子，大概會長期居留、終老斯土了吧。

還有一位朋友，在美國讀了一個文科的博士，但工作難找。某日感慨說：回國至少還有天倫之樂，在美國實在格格不入。於是舉家回國，現在父母健在，兒女雙全，家庭幸福而事業興旺，生活很不錯。又有一位朋友，中國科技大學物理專業的高材生，美國賓州大學核物理的博士。畢業後轉行，考出金融分析師的資格證書。她以電腦方面的技能在華爾街奮戰數年後，轉去美國西岸的一家投資公司工作，深受老闆器重，常被派赴倫敦指導當地分部的工作。某年回國，在北京見到當年中科大的同學，見對方已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幹得不錯，忽然若有所失。她告訴我，當年這個同學是他們班裡成績最差的幾個之一，沒想到現在事業已經這麼紅火了。

美國有什麼好？在我看來，居美與海歸都有各自的快樂與酸楚，也都有各自的收穫和付出。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如果失敗了，也應該有改變主意、從頭再來過的權利。這樣，才是眞正的「愛我所愛，無怨無悔」。能提供如此條件的地方，也才是保證心靈安寧的故鄉。

風起雲湧的內地房地產（資料圖片）

草鞋湯

童德昌

文化什錦

吃，常常還蘊含着一種高品位的文學藝術——幽默。

古時，一個雲遊和尚來到鄉間一家飯舖，擇了個清靜處坐下，店小二忙上前殷勤接待，問師父用何齋，和尚解下腰間掛着的一雙新草鞋交予店小二說：「先給煮一碗草鞋湯來」。那店小二是個聰明後生，接過草鞋心中明白，暗忖「今日來了位先生考考我」。小二拎了草鞋走進廚房，與廚師交代了一番，便將草鞋遞給了他。只見廚師將草鞋放入京鍋中往屋後小溪走去，到了溪邊，師傅用草鞋用力地洗刷京鍋，將鍋裡鍋外乃至鍋柄上的陳年油垢洗得乾乾淨淨，爾後在溪中舀一鍋清水在爐上煮沸了，將這水倒在一個大碗裡讓小二給和尚端去，小二還唱着「草鞋湯來了」。

和尚看着那滿滿一碗清湯確是無一滴油花，頻頻點頭讚許店小二聰明，又對小二說「去用草鞋湯煮一碗蘑菇豆腐，再一大碗飯」。

和尚的含蓄幽默，店小二的善解人意，構就了飲食與服務的默契。而今，在各大酒家、餐廳裡也偶爾遇着這種「吃的幽默」。

那日，筆者與三四文友去一家食街小聚，點菜的文友用隱語問服務小姐：「有『口紅』嗎？」小姐略一思索：「紅莧菜，有。」文友又說：「再要一道『揹屋走』」，小姐答得更好「『吻別』中要加點辣椒麼？」這妙語讓點菜的文友佩服了，說：「眞想不到小姐是位才女，竟將『螺螄』（『揹屋走』）化名得那麼美」。

夏日花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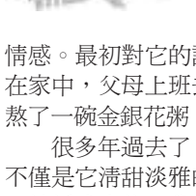
葉 萍

飲食男女

夏天，天氣炎熱，人容易上火心躁，一天辛苦的上班回來，體內溫度高，往往沒什麼食慾，總想吃點清淡的東西。那麼，來一碗花粥，是再好不過的。

對於花粥，我一直懷有美好的情感。最初對它的記憶，是小時，生病發燒，一個人躺在家中，父母上班去了，無人照料。是鄰居姐姐，爲我熬了一碗金銀花粥，又給我敷涼毛巾，燒才退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總對那碗金銀花粥，念念不忘，不僅是它清甜淡雅的味道，還有爲我熬粥的姐姐的善良。結婚成家後，我用花裝點我們的小家。陽台上，客廳裡，書房裡，種滿了花花草草。夏日，當各種花次第在房間的各個角落盛開，這朵謝了，那朵開，欣欣向榮的



這次到肯尼亞旅行，夜宿一次「樹上酒店」，感覺非常不一般，別具特色，使人留戀往返。到過很多國家和地方，住過很多酒店，豪華的，簡樸的，大的，小的等各種不同酒店，但「樹上酒店」，我還眞是頭一次住宿。

雖然來肯尼亞之前，早聽說過「樹上酒店」，但到了之後，才感覺它眞的與衆不同，獨具特色。「樹上酒店」位於肯尼亞的阿伯德爾公園內，始建於一九三二年，因建於幾棵大樹上而得名。七十八年來，隨着它的知名度越來越高，爲此到肯尼亞，能在這裡居住一晚，成爲許多人的夢想，我也是其中之一。

來到肯尼亞，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稍作休息，導遊便帶我們直奔「樹上酒店」，大約兩個半小時車程，到達目的地，終於見到了我們朝思暮想的「樹上酒店」，它是一座高二十米的木質結構建築，有三層建築，搭建在數十棵粗大的樹幹上，四周被大樹簇擁，底層高出地面約十米，野生動物可以自由穿行其下，作爲房柱的大樹依然枝繁葉茂，有的穿出房頂繼續生長。

沿着一個很窄小的螺旋式樓梯爬上去，我們發現，「樹上酒店」算什麼三星級酒店呀，它裡面的空間非常狹窄，甚至連洗手間也是公用的，每間客房，放有兩張帆布床，其他沒有任何傢具和電器，酒店設有一個餐廳和一個露天大平台。

不過，我們感興趣的是，每間客房都安裝了一個警鈴，導遊告訴我們，安裝這樣警鈴，是因爲，每天傍晚都會有成群的大象和野牛來到樓下吃鹽（人工撒在地上）和其他礦物質，各種動物及鳥類亦紛紛到水塘邊喝水，當鈴聲響起時便是提醒我們動物出現在樓下，隨着鈴聲響起的長短聲的不同，可區分體積大小不同動物的出現，聲音越長，說明動物的體積越大，客人可根據自己的選擇是否出來觀賞這些動物們構成的一幅美不勝收的黃昏景象。果然，正如導遊所說那樣，黃昏時，天色完全黑暗下來，有一群小鳥結伴先來了，幾隻像鶴一樣的大鳥在水中追逐嬉戲。四周的燈光突然亮了，燈光集中照射着水塘，我們靜坐「樹上酒店」三層的露天大平台都耐住性子等候，突然有人叫喊：「快點，看呀，大象來了！」眞的，有一群象排着隊慢慢從林中走來，大大小小約有十幾頭，還有兩頭公象在兩側站崗，牠倆不吃不喝，保衛着象群，不許其他野獸靠近。不一會兒，又有零散的犀牛、野豬、羚羊等野生動物一批批來水塘喝水和舔鹽。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大象大概是吃飽喝足了，又排隊整整齊齊地回到林子中去。聽導遊說，一隻象每天要吃半噸草，有一個時期因爲乾旱，水塘乾了，大象結隊搬家，跑到鄰國坦桑尼亞去了，那景象非常壯觀。還有一次，大象和獅子爭水，幾隻母獅竟把一頭年邁體弱的象咬死了，而其他象竟無動於衷。住這家並非現代化的「樹上酒店」，我感覺爽極了，雖然只有一個晚上，但憑藉着這柔和的月光和燈光，居高臨下，觀賞到動物世界的千姿百態，我們度過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畢竟，這些都是一種國內，或者說繁華都市裡難以獲得的獨特享受，讓人留戀往返！

夜宿「樹上酒店」

翟文龍

域外漫筆